

错嫁良缘

④ 海盗千金

上

浅绿

作品

错嫁良缘

浅绿
作品

CUOJIA
LIANGYUAN

④ 海盗千金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错嫁良缘. 4, 海盗千金 : 全2册/ 浅绿著. —南

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040-9

I. ①错… II. ①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309972号

书 名 错嫁良缘4海盗千金

作 者 浅 绿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李文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0千字

印 张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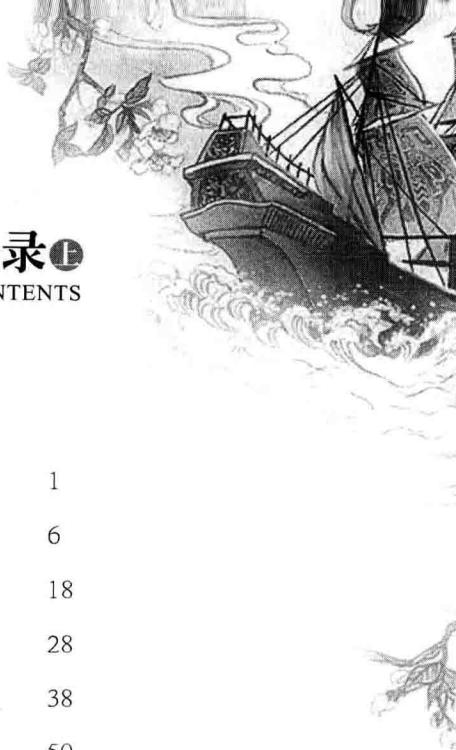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040-9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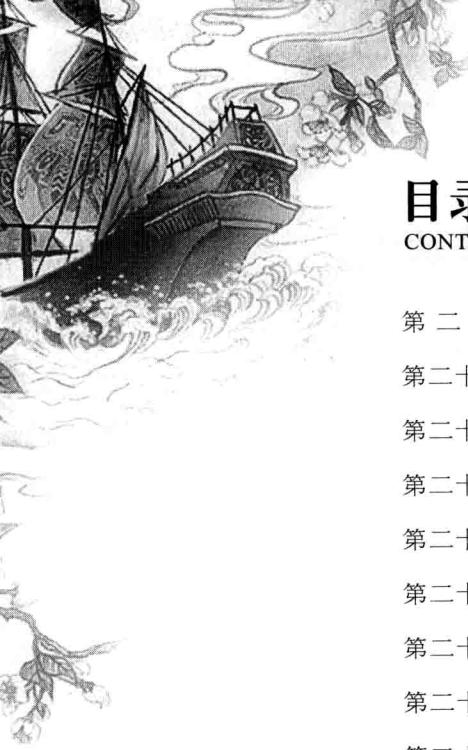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1
第一章 竟然是海盗	6
第二章 初入海盗窝	18
第三章 尊贵的客人	28
第四章 抓壮丁的秘密	38
第五章 有借有还的人情	50
第六章 死亡阴影	64
第七章 哪里出了错	75
第八章 密林深处	90
第九章 这破烂玩意是什么	103
第十章 小树的秘密	116
第十一章 为什么凶手是你	128
第十二章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140
第十三章 不战而逃？怎么可能	150
第十四章 墨少主来头不小	164
第十五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78
第十六章 谗异的墓穴	194
第十七章 卑鄙	207
第十八章 她是一道光	222
第十九章 小狐狸	238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章	墨家不可爱	253
第二十一章	噬骨之毒	266
第二十二章	心动	286
第二十三章	喜欢	300
第二十四章	情敌	312
第二十五章	告白	324
第二十六章	墨家的秘密	336
第二十七章	阿暖醒来	353
第二十八章	墨家禁地	370
第二十九章	身处险境	388
第三十章	非你不可	401
第三十一章	和我回家	416
第三十二章	将军府	429
第三十三章	可怜的墨少主	443
第三十四章	心结	455
第三十五章	夙家老宅	468
番外一	莫得罪女人	486
番外二	夙家的情事	491
番外三	熊孩子二三事	496
后记		500
人物小传	墨桑传	501
小剧场	期末考试	502
小剧场	带了个男人回来	505



楔子

CUOJIA
LIANGYUAN

穹岳京都焕城。

初秋的日头，热烈得不输盛夏的骄阳，谁都怕被这秋老虎灼伤，街上冷冷清清，没什么人气。茶楼酒肆这般纳凉聊天的好地方，自然另当别论了。如今国泰民安，圣上贤明，既无战乱也无饥荒，百姓太闲了，总要找点事情打发时间。

如今并非乱世，自然出不了什么盖世英雄的故事，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听多了，也甚是无趣。即使如此，茶楼里生意依旧红火，因为有些话题，即使已讨论了十六年，热度依旧不减。

例如，京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三位千金。

她们分别是：镇国将军府上，数百年来唯一的一位千金，整个夙氏家族的心肝宝贝，夙素姑娘；丞相家中，龙凤双骄之一，楼相的掌上明珠，楼辰小姐；自小不在宫中长大，却最得穹岳帝宠爱的燕甯公主。

三位千金各有拥趸，今天争吵的焦点，就是三位究竟谁的姿容更胜一筹。

众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口沫横飞，让一位第一次随着父亲出来跑买卖的少年，听得目瞪口呆，心痒难耐，最后实在忍不住问道：“你们说的……那三位小姐，在哪儿能见到？”这世上真有他们说的这样的美人吗？他也好想见见啊！

“见？”刚才还说得热火朝天的众人皆顿了一下，怪异地看了那少年一眼，哼哼道，“想得美，谁有那荣幸见过？！”

“啊？”少年傻眼了，喃喃道，“那你们怎么知道三位姑娘美若天仙，倾国倾

城……”

“母亲长得美，女儿自然也跟着美啦！”

“什么都不懂的乡巴佬，没听说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

“三位小姐天生丽质，美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区别只是美到何种境界而已。”

“就是，就是！”

一下子被整个茶楼的人奚落，少年不高兴了，脸涨得通红，但又不敢反驳群情激愤的众人，就此闭嘴又不甘心，嚷道：“长得美有什么了不起的，女子重才情！那三位千金有何过人才艺？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哪样拿得出手？你们倒是说说啊！”

坐在少年旁边一桌的老汉，一副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瞥了他一眼，嗤笑道：“这些粗浅的东西，三位小姐肯定早已是信手拈来，不屑一顾了，还有更多厉害的才能，是你没见识过的。”

少年被话堵得脖子都红了，急道：“那你倒是说说看，怎么个厉害法？”

众人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似的，竟齐声笑道：“谁知道？！”

少年都想哭了，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说得这么开心？还说得那么……理所当然？！

少年的父亲摇摇头，心里不止一次感叹：京城的人，真是奇葩！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既没见过人家姑娘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人家姑娘的才情，更不知人家姑娘的性情，光靠着自己的臆想，也能聊得热火朝天，吵得火花四射。

这实在也不能怪京城的老百姓们，当年青家三姝名扬天下，被皓月当作“礼物”送到穹岳，顶着这样的身份，仍是俘获了穹岳最有权势的三个男人的心。这么多年来，楼相夫人青灵不知帮刑部解开了多少尸体上的谜团。将军夫人青末训练出的“苍鹰”，不仅在夙家军中是无敌的存在，更让各国将帅闻风丧胆。清妃青枫虽是后妃之一，却特立独行，在宫外打造了一个无人打扰的人间仙境，后拜在鬼医门下，成为鬼医的关门弟子。

这样传奇的女子，她们的女儿，众人能不好奇吗？！

只是不知三位青家小姐是不是当年被盛名所累，心有余悸，不想自家女儿再重蹈覆辙，将女儿藏得比什么都深，完全隔绝了全城百姓探究的目光。这世间的人就是这样，你越是捂得紧，他就越是好奇，越是未知，就越是期待。

关于三位千金的事情，哪怕只是些蛛丝马迹，也会被无数次揣摩、放大，然后传播。毕竟老百姓的想象力是无穷的，于是就造就了现下这般奇景。不知三位夫人有没有后悔……

那么令全城百姓心心念念，饱含着无限神秘色彩的三位千金，此刻，又在做些什么呢？是绣花还是扑蝶？吟诗作对还是对弈抚琴？

初秋的午后，偌大的一方庭院里，三名年轻女子坐在一棵大树下乘凉，三人都长得极美，却又各有不同。

坐在最靠门边的女子，一身青白衣衫，面色沉静如水，沉默地擦拭着手中的薄刃。那软剑薄如蝉翼，却是锋利无比。她身侧的红衣女子则是另一番风韵，绯红的衣衫衬得她面容娇艳，眉心间的一颗朱砂痣更是红艳似火。她坐姿挺拔，眉宇间英姿飒爽，周身透着一股贵气。相比之下，她身边的白衣女子就懒散得多了，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拿着茶，猫一般的眼睛里带着算计的笑。而她毫不掩饰，只听她问道：“辰姐姐，甯姐姐，再过几天，就是我十六岁生辰了，你们……没有什么表示吗？”

红衣女子看向她，爽快地问道：“你想要什么表示？”

“哎呀，送什么都是你们的心意，哪有让寿星自己提出要什么礼物的？”

“心意？”燕甯蹙了蹙眉，不过很快回道，“这简单。”

看她竟然真的不再问，夙素心下有些急了，话锋一转：“不过呢……我这么善解人意，是不会让两位姐姐伤脑筋的。我就勉为其难提要求吧。”

早知道她有所求，燕甯笑道：“说吧。”

“咳咳。”假意咳了两声，夙素扬声说道，“我想要……”那尾音拖得长长的，半天也没有下一句。

燕甯一脸的不耐：“说！”

夙素吐吐舌头，回道：“我要琳琅夜明珠。”

燕甯皱眉：“你要它作甚？”

夙素嘿嘿一笑，也不作答，倒是坐在一旁拭剑的人冷冷地开了口：“怕是把军房里的夜明珠弄坏了，想找来充数吧。”夙家的军房有一处研制火石兵器之所，不得近火，琳琅夜明珠比普通夜明珠亮得多，用来照明最好不过。

夙素脸一红，急道：“哪有？！”

楼辰微微抬头瞟了她一眼，在她清冷的目光下，夙素撇撇嘴，没得反驳。

原来是又闯祸了，燕甯笑道：“你有十八莲步傍身，还怕被小姨抽筋剥皮啊？！”

说起十八莲步，当真是这天下间独一无二的无上轻功。快比飞鸟，身似惊鸿，只需一眼的时间，那身影便可飞闪出数十丈之外，提气一跃，不需借力便可云梯直上，达十丈有余。

她真要跑起来，夙凌怕也是赶不上的。话说夙素能练成这门绝技，实在要感谢她娘亲顾云。身为夙家唯一的千金，夙素向来谁都不怕，就连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姨丈，她偶尔也敢顶嘴使坏的。唯独对一个人，只需那人轻哼一声，夙素会立刻像是老鼠见了猫似的耷拉下来。只是这夙姑娘自小便不是个乖巧之人，要她不捣乱偷懒，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从小到大自然少不得被顾云修理。

因着顾云剑法高超，耐力惊人，偏偏不会轻功，为了能躲过顾云，夙姑娘其他功夫平平无奇，脚下功夫可丝毫没有闲着，从小苦练轻功。她十二岁之后，顾云便很少能在气头上逮到她。

就像……现在，楼辰和燕甯只觉得眼前一花，一道白影流光一般地闪过，桌上只剩下被匆匆扔下的茶杯还在咕噜咕噜地转，哪里还有夙素的影子。两人对看一眼，嘴角微微抽动，不消说，定是小姨来了。果不其然，一声低喝在门外响起：“夙素——”

跑得再快，终是要被罚的，校场蛙跳了三十圈，夙姑娘在众人怜悯的目光下，两条腿抖得像筛子似的挪回了房间。在床上赖了两天，终是迎来了她的十六岁生辰。

闺阁厢房里，夙素懒散地躺在床上，就算屋里来了人，也赖着不起来。

“夜明珠还要不要了？”燕甯手里把玩着一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即使是大白天，都能看见它淡淡的光辉，夜色中更不必说了。

床上的人白了她一眼，翻了个身，哼道：“不要了，都挨罚了，还要它干吗。”

一只白皙的手忽然伸了过来，夙素看着面前的锦盒，开心地坐了起来，急不可待地打开，锦盒里躺着十来颗墨绿色药丸，淡淡的药香沁人心脾。夙素眼前一亮：“暖馨丸？！还是辰姐姐最好！”

卓晴为了医治调理楼夕颜的身体，潜心学医，医术自是日益精进。楼辰自小聪颖，耳濡目染之下，医术自然不低。她偶尔还会做一些活血化瘀、止痛生肌的药丸，对于夙姑娘这种时不时要挨刷一顿的主来说，自然是好东西。

楼辰淡淡地回道：“省着点用。”

“知道的，知道的。”夙素一边说着，一边把两颗药丸丢进嘴里嚼了起来。

燕甯摇摇头，都已经疼了几天，忍忍也就好了，她还连吃两颗，这叫省？反正楼辰都不说，宠着她，燕甯也懒得说她，将手中一个长方形盒子递了出去。

什么东西？夙素有些好奇，打开盒子一看，竟是一张牛皮制的穹岳地图。

地图这东西确实少有，若换了寻常人家，也算是珍贵之物，只是对夙素却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夙家各种地图多的是。夙素意兴阑珊地把地图丢回盒子里，问道：“甯姐姐，你送我地图做什么？”

燕甯将地图拿出来，铺在桌上，眼光落在地图某一处，目光有些灼热，问道：“整天闷在京城，你们都不觉得无聊吗？”

“当然无聊啊。”看看摊在桌上的地图，再看看燕甯，夙素终于舍得爬起来，撑着下巴，笑道，“甯姐姐，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玩的事情？”

燕甯抬起头来，颇有些神秘地笑道：“不如我们打一个赌吧。”

“怎么个赌法？”

“天下之大，珍宝何其之多！我们以一年为期，看谁能凭本事找到一件最珍贵的珍宝，明年这个时候咱们来比一比，再定输赢。”

“一年？这是要离家出走啊？！娘非扒了我的皮不可。”夙姑娘嘴上这么说着，眼中却闪着点点兴奋的光芒。

“那你到底赌不赌？”

“赌！”一个字，把夙姑娘唯恐天下不乱的性子展示得十足。

燕甯看向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楼辰，楼辰素来是个面瘫，又不多话，但是心思却异常敏锐，燕甯显得有些紧张：“你呢？”

楼辰扫了一眼桌上的地图，再看了一眼燕甯，难得地扬了扬嘴角，回道：“好啊。”

三更天，夜色笼罩下的皇城寂静而清冷，三道身影一路狂奔到城墙之下，一跃而起，竟攀上墙头，再纵身一跃，便轻盈地落到城墙之外。三丈有余的城墙，对于她们来说形同虚设，可见三人武艺不凡。

三人跑出百来丈后停下脚步。

“一年为期。”

“保重。”

简单说了几句，三人头也不回，往三个方向跑去。

燕甯一路往前跑，心里却在默默地道歉：“辰，素素，对不起，我必须要去那个地方，唯有把你们也骗出来，分散家里人的精力，他们才不能这么快把我带回去。原谅我！”

相较于燕甯的急切，夙姑娘就悠闲多了，一心想要见识大海壮丽景色的她，自然选择了东海。她边走边想着，等她玩够了再去聚灵岛上看望一下敖叔叔，顺便讨一件宝贝，一年之约说不定还是她赢呢！

楼辰则是目光清冷，神色寡淡，脚步从容，心中想道，甯刚才是往西方去了，那……她就走得远一些吧，燎越如何？

三个人，三种心思，无论如何，她们的旅途就此展开。



第一章 竟然是海盗

CUOJIA
LIANGYUAN

冒城，是穹岳最东边的城镇，再往东去十来里，便是东海海岸。东海近海海域广阔，海面平静，水产丰富，故此这临海的边城小镇，也异常繁华热闹。赶上水产大量上市的时候，就更不必说了，来往客商早早地就等在这里，大小客栈人满为患。

巷子里有一间不起眼的小客栈，此时也是生意兴隆，大堂里人头攒动。一个身穿灰蓝麻布短衫，头戴小毡帽的少年从人来人往的大堂里走了出去，一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神情闲散，和街上闲逛的少年没什么两样，谁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夙家唯一的千金，夙素姑娘。若说这天下的女子，谁能假扮男子做到惟妙惟肖，整日混迹军营的夙姑娘认第二，怕没人敢认第一了。一般女子女扮男装，都有意无意地装出或豪迈粗犷或儒雅俊逸的样子，殊不知这样更惹人注意。夙素自小在将军府长大，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男人成堆的军营。她从不刻意做什么，举手投足间随意大方，毫不做作，反倒更显自然。任谁看去，此刻的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边城少年。

夙素在街上又逛了一会儿，确定身后的尾巴被甩得干干净净了，便转身朝海边跑去。其实，出了京城她就感觉到被人跟踪了，一看那跟踪的手法便知是夙家军的人。乔装改扮，摆脱追踪，她可是行家，想要甩掉他们实在是易如反掌。若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她娘估计要把她拖回去狠狠抽一顿再丢出家门。夙素之所以快到冒城才甩开他们，不过是不想让他们离京城太近跟丢了便回去通报。娘亲若是亲自出

来逮人，她可是跑不掉的。再说，让家里人知道她大概在冒城，也省得他们担心。

夙素轻功极好，十来里的路程不过花了一炷香的时间。现在，她已经奔到了东海边。眼前一望无际、海天一色的蓝让人的心也随之变得宽广了起来。咸湿的海风轻轻拍打在脸上，潮水涨退间那规律的拍打声像是每一下都冲刷在心上，舒适得让人忍不住想投入那湛蓝的怀抱。

夙素深吸口气，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真舒服！

既然来了东海，她肯定不甘于只在海边欣赏瑰丽的海景。敖叔叔说，聚灵岛的船每三个月出海一次，出来交换消息，顺便进行食物补给。这样算算，离下次出岛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东海驻军的军营她是肯定去不得的，那这段时间她该如何打发呢？

抬手遮住有些刺目的阳光，夙素眯眼看去，不远处有一个小港湾，几艘渔船停靠在那里，其中一艘渔船非常大，船旁边还有不少人正往船上搬东西，她的眼前瞬间一亮。

秦家在这冒城也算小有名气，家里有七八条可进出深海的大渔船，靠秦家吃饭的船员不下百人，只可惜秦当家的膝下只有一儿一女。女儿秦芊，虽然能帮着父亲处理些生意，但到底是姑娘家，随船出海总不太方便。儿子秦言，今年刚过十四岁，便吵嚷着要随船出海。

现在正是出海捕鱼的季节，秦当家便准备带领三条渔船到西海险地猎鱼。危险的地方自然不能带儿子前往，秦当家当下吩咐手下经验丰富的左右手老余带着秦言去海域平缓的深海捕鱼，也算小小历练。

小弟第一次出海，秦芊不放心，决定陪着一起去。看着船员们有条不紊地检查船只，准备工具，一切井然有序，秦芊的心里也踏实了些。

“这位姐姐，你们招船员出海捕鱼吗？”

背后忽然响起一声清爽的笑声，秦芊赶紧回头看去，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站在自己身后。对上一双明亮的眼眸，秦芊的心微微一怔，被那眸子里的清澈和专注所惊艳，但看清少年的脸后，秦芊敛下目光，柔声回道：“我们是要出海，但是不招船员。”

夙素眼中闪过一抹狡黠，她的相貌与娘亲有七分相似，虽不敢说绝色，但也不会辱没“美人”二字，若被人一直盯着看，难免会露出破绽。于是，她将娘亲为野战的将士专门调配的草汁，抹在脸颊至眼尾的地方，那墨青色的痕迹用水是洗不掉的，一个月后才会慢慢淡去。如此一来，她脸上有这样一块骇人的“胎记”，一般人都会不好意思一直盯着她的脸看，自然她也不会因为样貌暴露了自己的女儿身。

眼前的女子十七八岁的模样，深蓝色的简单长裙，衬得她身材纤瘦，神采奕奕。女子长相清丽，眼神柔和，应该是善良又好说话的女人。夙素压了压头上的帽子，继续说道：“姐姐能让我加入吗？”

“你？”

秦芊没想到这少年会提出这种要求，正想着如何拒绝，身边的男子已经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这次是到深海捕鱼，这一去少说也要大半个月。出海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小小年纪，能帮上什么忙，一阵大风就能把你吹跑了。”旁边的船员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夙素从小练武，其实并不瘦弱，但是站在一群身强力壮的男人身边，确实显得又瘦又小。暗暗翻了个白眼，夙素微微低下头，在那好说话的女子身边小声说道：“我听说，去深海捕鱼能捕到很多珍贵的海鱼，能赚很多钱。若是我能做你们的船员，等满载而归的时候，我还能拿到一个好工钱，这样就有钱给爹爹抓药，贴补家里了。”

秦芊有些心软，轻声问道：“你爹怎么了？”

“爹爹在打铁的时候，扭伤了腰，家里一下子没了顶梁柱，娘亲的身体也不好……”

听着身边的少年声音越说越小，秦芊蹙起了眉头，正想着干脆给他些碎银子，帮帮这个眼眸灿烂却身世可怜的少年，却见他忽然抬起头来，大声说道：“我看起来瘦小，但是力气很大，不信，我试给你看。”说完，夙素已经跑到旁边等着搬上大船的一个大竹篓旁。

竹篓里面装着一副渔网，夙素拎着竹篓两端，用了五成力，竹篓被她慢慢提了起来。

“呵！”旁边一个老船员不禁笑道，“这小子力气还真不小呢！”这么大个竹篓，他们提起来都费劲。

夙素故意踉跄了两步，赶紧把竹篓放下，一边喘着气一边对着秦芊呵呵笑道：“那我通过了吗？”

秦芊为难地说道：“我们马上要出发了，你还没回家和爹娘道别……”

“不用不用！我出门的时候就和爹娘说了，赚不到钱，我是不会回去的，所以不用道别了。”

看着面前这个急于表态的少年，秦芊确实动了恻隐之心，想他年纪应该和小弟相仿，脸上还有那么一块骇人的胎记，家境也不好，却依旧开朗大方。这样的少年，直接给他银两怕是他也不会收吧。反正这么多船员，多他一个也无妨，秦芊终

是点头说道：“好，你跟我们出海吧。”

“大小姐！”女子身边的男人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还想再说什么，夙素已经机灵地大声笑道：“谢谢姐姐。”

“谁是你姐姐啊？！”一声呵斥从大船上传来，夙素抬头看去，就见一个少年半个身子探出船外，一双眼恶狠狠地瞪着她，脸上稚气未脱，嗓门却是不小，“姐姐是你叫的吗？叫秦姐。”

夙素忍不住想逗逗他，微微挑眉：“亲姐？这……不太好吧？”

“什么亲姐，是秦！”少年更怒了，指着夙素骂道，“看你就是个油嘴滑舌的泼皮无赖。”

“好了，小言，别闹了。”

轻喝了一声船上还想叫嚣的少年，秦芊对着夙素低声说道：“上船吧。”说完，带着夙素率先上了船。

还真是个温和又善良的女子，夙素对她颇有几分好感，跟在秦芊身后，诚心说道：“谢谢你，秦姐，我会好好干的。”

秦芊微微一笑，没多说什么。刚上到甲板上，那叫嚣少年便迎了上来，朝着秦芊和她身旁的男子开心地叫道：“姐姐，余大哥。”

少年的眼角瞟到夙素身上，还不忘给她几个白眼，哼道：“姐姐，这个人是谁？”

秦芊看向夙素，才想到还不知她的姓名，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夙素心念一转，说道，“在家的时候，大家都叫我小素。”

“小树？”夙素话音才落，那一直黑着脸的少年哈哈大笑起来，“这名字太奇怪了，那以后长大了是不是叫大树，老了就叫老树？”

旁边的船员听到也哄笑起来，秦芊低声喝道：“秦言！不许这么没礼貌。”

看到自家姐姐生气了，秦言虽不敢再说什么，但脸上还是笑得很欠扁。夙素莞尔一笑，大方回道：“没关系，秦姐，其实……我也觉得小树这个名字有点怪。”

小树和小素，还是小树像男孩的名字，小树就小树吧，也不过是一个月的称呼而已。

秦言出言不逊，那少年也只是笑笑，脸色没有丝毫不悦，秦芊心下对他的印象又好了几分。她把他带到指挥着众人工作的一个老者身边，说道：“这位是余老，出海的经验十分丰富，也是这条船的掌舵人。”

夙素看了那老人一眼，老者满脸风霜，腰杆却挺得笔直，一双眼透着世故与精明。夙素弯腰行了个礼，秦芊显然很满意，指着她向老者介绍道：“余老，这是小

树，我刚招的船员。”

余老扫了夙素一眼，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忙自己的事去了。秦芊对此习以为常，又指着身边的男子介绍道：“这是余思，余老的儿子，你以后就听他安排吧。”

那男子二十出头，皮肤黝黑，身材健硕，一看就是追风逐浪的好手。虽然这男子之前嘲弄过她，夙素性子一向爽快，也不介意，大大方方地也行了个礼，才笑道：“余大哥，有什么活是我可以干的？”

余思看他性子不错，也没为难他，指着不远处的船帆，随口说道：“你去把船帆整理一下吧。”

“好咧。”夙姑娘心花怒放，一切都太顺利了，终于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她心心念念的出海之旅。

在海上漂了十多天，好不容易到了深海，却没什么收获。天天困在这方小甲板上，入目之处皆是一片波涛水泽，夙素觉得挺无聊的。不过今天的浪倒是比之前要大得多，天边一团浓云似有朝这边涌来之势。看天象，怕是要迎来一场暴雨。

余老不愧是有经验的老船手，对天气的变化十分敏感，早在一刻钟前就吆喝着船员放下帆布，固定好船上的物件，做好迎接风暴的准备了。许多出海多年的船员在看到那团浓云之后都面露忧色，有些人甚至早早地就缩进了船舱。

夙素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嘴角愉快地扬着，对于即将到来的风暴，心里有几分兴奋和期待，见识过大海的瑰丽壮阔之后，也想领略一下它的狰狞和狂暴。这对从来不安分的夙姑娘来说，实在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夙素着迷地盯着变幻莫测、翻腾涌动的浓云，不经意间瞟了一眼远方的海面，两个黑点引起了她的注意。

秦芊走出船舱，眼光扫过甲板，看到自家小弟脸色惨白、双腿打战，倔强地抓着船桅勉强站立着，眼睛还死死地盯着立在船头的少年。

秦芊的目光也落到了那个叫小树的少年身上，前几日看起来还有些懒洋洋的人，此刻却站在船的最前方，身体微微往前倾，那双明亮的眼眸直直地注视着前方，不知道在看什么，一脸严肃。

想到他应该也是第一次出海，秦芊有些担心，走过去问道：“小树，你没事吧？”

“我？”夙素回过神来，收回视线，微微一笑，回道，“没事啊。我身体好着呢，秦姐不用担心。”

看她神采奕奕的样子，秦芊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无奈地看向脸色明明已经

又青又白，站都站不稳，却还要在甲板上吹风的秦言，秦芊叹了口气，劝道：“小言，实在难受就到船舱里歇会儿吧。”

恨恨地瞪着和自己年纪差不多，比他还瘦弱，却丝毫不为风浪所动的夙素，秦言心中不服，强撑着站直身子，逞强道：“我才不难受！”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秦芊哭笑不得。

夙素没理会身后这对姐弟，眼光再次落到远处。前方海面上，两个黑点渐行渐近，已经依稀能辨认出是两艘船，看船身要比这渔船更大。肆意的狂风中，它们居然满帆向前，如两只气势汹汹的黑鹰，朝着他们的方向疾驶而来，透着凌厉之势，很是古怪。

夙素回过身，对着身后指挥着众人的余老大声叫道：“余老，那边有两艘大船朝着我们的方向过来了，你来看看这是什么船。”

这大海又不是他们的，有船有什么好奇怪的？听到夙素这声叫嚷，老余只是随意地回头瞟了一眼。可是只这一眼，他整个人像被人点了穴似的定在那里，待回过神来又一瞬间猛冲到船头，双目圆睁，惊恐万分地盯着那两艘黑色大船，声音抖得几乎要被海风吹散：“是……是……海盗船！”

“海盗船？”夙素皱眉，自从二十年前，东海近海出现过海盗入渔港烧杀掠夺之事，东海驻军便从原有的一万增到五万，且逐年添置新战船，勤练海战技巧，爹娘更是每五年必到东海巡查，自此再没听说穹岳海域出现过海盗，今日怎会忽然出现海盗？老余还能一眼认出，莫不是其中有什么蹊跷？

“我们是否已经驶离穹岳东海边界？”

老余在惶惶不安中听到身边少年平静的声音，不自觉地老实回道：“刚刚过界，这片海域平日里海面最为平静，也不算别国的海域，我们这些年都到这片海域捕鱼。”

“以前有渔船遇到过海盗船？”

“有……”老余觉得身边的少年太过冷静，扭头看去，正好看到他眼尾的暗青胎记，配上那锐利的眼神，看得他心里直发憷。

夙素的眉头紧紧拧在一起：“为何不报给东海驻军？”

船上的人一听是海盗船，早已六神无主，现在看到两艘黑船越逼越近，心中恐惧更甚，哪里还容得老余和那少年继续说下去，一群人围着老余叫道：“现在怎么办？海盗船一直向我们这边开过来了！”

“快快快，调转船头，把帆扬起来，往回撤！”老余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指挥船上的船员扬帆。

“不能撤！”

众人手忙脚乱，正在心慌不已时，一声清冽的低喝声传来，众人抬头看过去。

“现在只能往前……”夙素话还没说完，船员们发现说话的竟是随着他们第一次出海的懒散少年，早没了耐心听他说话，谩骂声不断响起。

“往前？你是想让我们送死吗？”

“就是，这时候不逃，还要迎上去不成？小屁孩不懂就别碍事。”

“别理他，快扬帆！”

在军中，军令不可违，尤其是两军对垒战前交锋之时，从小受父母影响很深的夙素，此刻听到船员七嘴八舌的纷乱的攻击之声，胸中涌起一股怒意。但一想到船上都是些以打渔为生的平民百姓，自己也非此船的领帅，心下虽不耐，夙素还是耐心解释道：“刚才经过前方海域的时候，我发现左侧有一处暗礁群，我们躲进礁林，他们应该不会追进去。即使他们追进去，里面那么多礁石，我们的船身比他们的小，更灵活。有礁石掩护，未必不能逃过一劫。但是如果像现在这样逃，不需要两刻钟，我们必定会被海盗拦截，到时只怕凶多吉少。”

清亮的声音有条不紊地说着，声声入耳。顺着那少年手指的方向看去，确有一处不小的礁林，只是路程有些远，且那个方向，几乎就是迎着海盗船而去，甚是冒险。

“余老，小树说得……”一直没有说话的秦芊又看了一眼船头上冷静分析的少年，最后说道，“也有些道理。”

“他一个小孩子家懂什么！大小姐，这里太危险了，你和少爷快到船舱里去。”一直陪在秦芊身后的余思脸上也尽是忧虑之色，但他根本不相信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说出的方法能有用处。

老余沉默了一会儿后，大声叫道：“扬帆，右舵！”

“余老？”秦芊并非足不出户的闺阁千金，此时自然不会躲回船舱，若船被海盗所劫，躲哪儿都是无用。只是她不明白，为何要右舵？

老余也算是在海上漂泊大半生的人，多凶险的暴风骤雨都见识过，可是海盗，想想二十年前他们在海港虐杀村民的景象，老余汗洽股票，他是真的怕啊！但他现在是这艘船的主心骨，此刻只能强自镇定地回道：“我们一艘小渔船，没什么可劫的，马上就有一场风暴，他们可能只是赶着回老巢而已。只要我们躲开些，他们未必会为难我们。我也只听老吴说过海盗船的样子而已，这两艘也许……未必就是海盗船。再说，上次老吴既然能躲过，我等或许也能……”

“心存侥幸行事，十战九败！”一声声“可能”“也许”“未必”，听得夙素